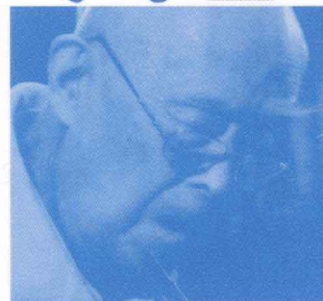


季羨林

病房客话



精选文集⑦

病房客话◎季羨林/著

胡光利 姜永仁/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shiwentbooks

季羨林精选文集

⑦

病房客话



季羨林 / 著

胡光利 姜永仁 / 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房客话/季羨林著;胡光利,姜永仁编.—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6

(季羨林精选文集;7)

ISBN 978-7-5155-0460-5

I.①病… II.①季… ②胡… ③姜…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0126 号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12 金城出版社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季羨林精选文集⑦:病房客话

作 者	季羨林
编 者	胡光利 姜永仁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薛 莹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460-5
定 价	32.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 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演 / 1
- 《清华园日记》自序 / 5
- 我的小学和中学(小引) / 6
- 回忆一师附小 / 8
- 回忆新育小学 / 10
- 回忆正谊中学 / 28
-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 35
- 回忆济南高中 / 50
- 结语 / 58
-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 60
- 病房里的感受 / 68
- 论“据理力争” / 75
- 主编寄语 / 77
- 《清华英语》序 / 78
- 范曾《庄子显灵记》序 / 79
- 时间 / 80
- 再谈老年 / 83
- 读《敬宜笔记》有感 / 85
- 观潘维明摄影集《中国农家》 / 87
- 爱国与奉献 / 89
- 一点关于“美”化的杞忧 / 91
- 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再论包装 / 93
- 公德 / 95
- 石榴花 / 99
- 老年四“得” / 101
- 恐怖主义与野蛮 / 103
- 《往事琐忆》序 / 105
-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什么 / 107
- 对广告的逆反心理 / 109
-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 / 111
- 李恒进大夫 / 115
- 在病中 / 116
- 回家 / 141
- 难得糊涂 / 144
-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 146
- 再谈爱国主义 / 148
- 《中国少林寺》序 / 150
- 从小康谈起 / 152
- 《王琦医学丛书》序 / 154
- 《华林博士文库》总序 / 156
- 三进宫 / 158
- 让坏事变成好事 / 163
- 同胞们说话声音放低一点 / 164
- 护士长 / 165
- 当时只道是寻常 / 167
- 输液 / 169
- 中西医学的结合问题 / 170
- 唐·常建的一首诗 / 172
- 大自然的报复 / 173
- 论怪论 / 174

一幕小鬧劇 / 176

憶念寧朝秀大叔 / 177

九三述懷 / 181

給“拆”字亮紅燈 / 185

記北大 1930 年入學考試 / 187

一個預言的實現 / 188

東學西漸與“東化” / 189

白衣天使新贊 / 195

《季羨林序跋集》序 / 197

狗年元旦抒懷 / 198

元旦思母 / 200

試擬小學教科書一篇課文 / 201

漫談“再少”問題——向普天下老年人祝賀春節 / 202

笑着走 / 203

贈中石 / 204

贈 301 醫院 / 205

九十五歲初度 / 206

在“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表彰大會上的書面發言 / 209

病房雜憶 / 210

我的美人觀 / 216

兩個母親 / 220

泰山頌 / 221

我的座右銘 / 222

封筆問題 / 224

《羅摩衍那》的漢譯問題 / 225

天上人間 / 227

季羨林先生大事年表 / 228



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演

论坛学术讲演主持袁行霈教授介绍道：

季羨林先生的学术领域非常广阔，他的研究非常精深。我实在没有资格做出恰当的介绍。在这里我只想介绍三点：

第一，早在 1956 年，季先生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员，也就是文科的院士。据我所知，目前全国的文科院士已经寥寥无几了。

我要介绍的第二点是，从 1978—1984 年，季先生曾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我要介绍的第三点是，今年 8 月，季先生度过了九十华诞。让我们借此机会再一次向季先生祝寿。

季羨林先生的讲演：

各位贵宾、老师们、同学们：

让我坐着讲，是一种特权，因为我已经超过 90 岁了，所以我安然享受这种特权。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21 世纪全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是理科和文科互相渗透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都是野狐谈禅，也可能是胡说八道，请大家“批判”。

第一个问题，21 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大家可能有多种想法，现在我谈我自己的想法。大概若干年以来，究竟多少年没有计算过，我们这个地球村里面，自然界发生了很多过去没有或者比较罕见的现象，比如气候变暖、淡水缺乏、生态平衡破坏、人口爆炸、动植物灭绝、臭氧层出洞、洪水泛滥、新疾病产生等等。我们自己想一想，这些问题，如果有一个解决不了，我们人类的前途和发展就有困难。比如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水会发生问题。北大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讲：如果现在发生了世界大战，大家不是争油，而是争水。由此可见水的重要性。

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我先举两句话，一句是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说的：“大自然从未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第二句是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讲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自然界对我们都进行了报复。”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品味。第一句是说，自然界不犯错误，问题总发生在人的身上。第二个呢，自然界会报复。我前面举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就是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是不是该这样理解？

为什么自然界对我们报复呢？中国和欧洲对待自然的態度不同。我们中国讲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词儿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儿，大家对它的解释很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大自然与人类要和谐统一，不要成为敌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简称“民胞物与”，“与”是“伙伴”的意思。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涵义深远。

在欧洲情况有些不同。查一下英文字典，“征服”是“conquer”，举的例子是“conquer the nature”，把自然看作是敌对的，否则怎么会谈到“征服”呢？最近几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说，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利。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在以前能够想象吗？这就是西方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福利。但带给我们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上面提到的诸多问题。他们以为自然是个奴隶，是可以征服的。这种想法和事实不符。刚才我说的那些现象就证明自然不能征服。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或弊端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就在于“征服自然”。

那怎么办呢？我们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大自然来的，我们只能向

大自然伸手要，我们才能活。否则，我们就活不下去。不征服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和自然作朋友，天人要合一。

中国古代也有征服自然的想法，



2001年九十华诞时，季羨林（二排左五）与前来贺寿的京城友人钟敬文、张岱年、启功、张中行、林庚等合影



荀子想制天,想能够胜天,能够战胜自然。但现在事实证明,你想征服自然,你想制天,必定为天所制。

“天人合一”不限于中国,在印度也是讲“天人合一”的,讲个人与宇宙是统一的。印度古代婆罗门教有一句著名的话:tat tvam asi。tat 就是英文的 that,指的是宇宙、大自然。tvam 意思是“你”,asi 的意思是“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就是那个”,“you are that”,也就是“你与宇宙大自然是一体的”,这也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

我归纳东方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我们讲人和自然是一致的,不是敌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文科和理科的问题。回顾一下北京大学校史,大概是 1917 年(具体的年份记不清楚了,发表的地方也需再查),蔡元培校长当时提出了一个意见:文科的学生必须学一门理科的课。这个意见后来怎么执行的呢?1917 年,当时我只有 6 岁,不知道。后来,1930 年,我考北大,考清华。当时北大出的国文题目非常奇怪:“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不像一个国文题。当时我听说北大文科的学生必须学一门科学方法的课来代替理科的课。文科的学生是文科高中毕业的,对理科实在很隔膜,所以文科学生必须学一门理科的课。当时就有一本书叫《科学方法论》,作者是化学家王星拱。

清华大学的做法不一样。清华大学出的国文题目是“梦游清华”(这是陈寅恪为 1932 年高考出的作文题,这里记错了——编者)。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北大和清华的校风很不一样。

当时我两个学校都考上了,因为想出国,想镀金,所以选了清华。那时我们出国和今天的不大一样,我们出国都想回来的,在国外镀镀金回来为国家服务。

我到了清华,学校要求文科的学生必选一门理科的课。如实在有困难的话,可用逻辑代替。当时教授不是太多,哲学系的三个教授,金岳霖、冯友兰、张崧年,都开了逻辑课。所以我们都用逻辑代替了。

蔡校长的想法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出蔡校长原来的想法。将来怎么办?将来是否能体现?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现在已是 21 世纪的第一年,



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江泽民同志前来祝贺,与师生代表合影,前排左六为季美林。在座谈会上,季美林提出文理科并重和防止人才流失等问题,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新千年的第一年,文科和理科的关系怎么处理?刚才何芳川副校长讲的一句话叫文理互补。文科来补理科,理科来补文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想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文理不但互补,而且互相渗透。这就非常困难啦。

我理科的知识不如在座的各位同学,具体我讲不出来,只有胡思乱想。

互补怎样补法呢?一个是文科学生学一点理科的课,比如学哲学的要学一门理科的课。不仅要互补,还要互相渗透。21世纪要发展社会科学,推进理论创新,非文理结合不可。新世纪才过了10个月,还有99年零2个月,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报纸上老讲网络与基因。理科同学可能理解的多一些,文科的可能理解的少一些。我是外行,不懂。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篇文章,说基因有坏基因、好基因,有善有恶,这就比较有趣了。

我们中国哲学讲性恶性善。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讲了几千年,不是讲性善的就是讲性恶。当时,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性不能有善,什么原因呢?人就是动物,动物都有本能。鲁迅把本能归纳为:第一要温饱,第二要发展,第三要传宗接代。动物植物都这样。北大有一种草,你走过就会粘到你身上。这是干吗?目的为传宗接代。桃为什么是甜的?苦的不好吗?甜的,人吃了以后,把桃核丢出去,传宗接代。动植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外的圣人都讲究道义,说一个人的本能不能过分发展,不能影响别人。影响别人,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我们要自由,将北京的红绿灯都去掉,够自由了吧?但是,这样北京能存在一天吗?汽车不相撞吗?影响别人,你自己也发展不了。

基因有好的坏的。我家有个亲戚,四代包括外孙都长得很漂亮,这是为什么,别的家族没有这么漂亮。这是不是好基因,我不知道。

清华有两位大家,一位是大物理学家李政道,也是北大的教授;一位是大画家吴冠中,刚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科学与艺术展,还出了一本书。展览会和书我都看了,说的是艺术和科学的相通之处。《光明日报》登过一个书评,评《物理学与艺术》,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开座谈会时,北大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参加了。我看了一下他们讨论的结果。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绝不像以前讲的那样泾渭分明。从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到,科学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分化。最早的时候,只有哲学,后来分出物理、化学,再后来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边沿学科越来越多。到了21世纪,我想边沿学科还要增加,增加的同时文科和理科的互相渗透能不能达到?我想真要创新,应该从这地方创起。

2001年11月2日

本整理稿经讲演者本人审阅



《清华园日记》自序

在本书“引言”中，我已经交待清楚，我之所以想出版此书，完全是为了给《季羨林文集》做补充。有没有出单行本的想法呢？朦朦胧胧中似乎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也只是一闪而过，没有认真去抓。

前几天，清华同方徐林旗先生和出版社刘社长，驾临寒舍，商谈出版拙作的问题。我无意中谈到我的《清华园日记》，不意徐刘两位竟极有兴趣，愿意出版。我同李玉洁女士商议了一下，觉得这是个极其美妙的办法，立即表示同意。我是清华出身，我的研究工作发轫之地是清华，送我到德国去留学的也是清华。回国后半世纪多以来，自己虽然不在清华工作，但是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清华园日记》能在清华出版，还能有比这更恰当的地方吗？

我这一册日记写于1932-1934年，前后共有两年。当时我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到了今天，我已经活过了九十。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九十岂易言哉！我的同级活着的大概也不会太多了。即使还能活着，记日记的恐怕也如凤毛麟角。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那么，我这一册日记，不管多么庸陋，也自有其可贵之处了。

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够出版是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片天真，毫无谎言。今天研究清华大学的历史，有充足的档案材料，并无困难。但是，七十年前活的清华是什么样子，恐怕是非身历其境者难以说明白的。我自己是身历其境的人，说的又都是实话。这对了解当年的清华是会有极大的帮助的。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清华大学。

2001年11月23日

我的小学和中学

小引

最近几年,我逐渐注意到,校内外的许多青年朋友对我的学习历程颇感兴趣。也许对我的小学和中学更感兴趣。在这方面,蔡德贵先生的《季羨林传》和于青女士的《东方宏儒季羨林》,都有所涉及;但都由于缺少资料语焉不详。我自己出版了一部《留德十年》,把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过程写得比较详细。另一部书《清华园日记》即将出版,写的是四年清华大学读书的情况。至于小学和中学,前后共有十几年,都是在济南上的,除了在一些短文里涉及一点以外,系统的陈述尚付阙如。这似乎是一件必须加以弥补的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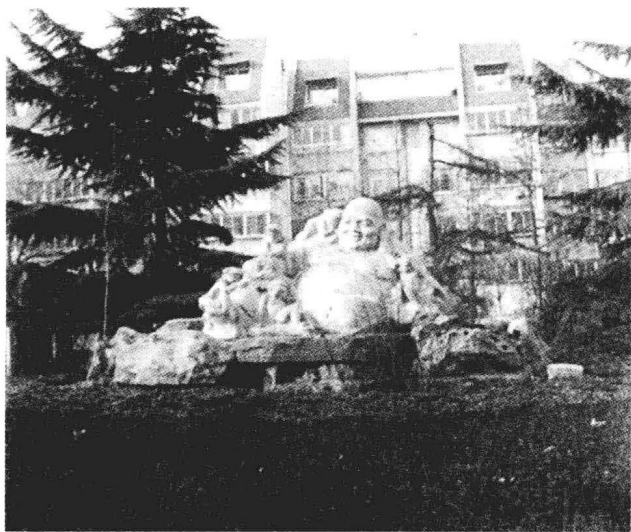
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

我在济南共上过五所中小学,时间跨度是从1918年至1930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军阀混战时期,最后两年多是国民党统治,正是人民生活最不安定的时期。我叙述的主要对象当然会是我的学习情况;但是其中也难免涉及社会上的一些情况。这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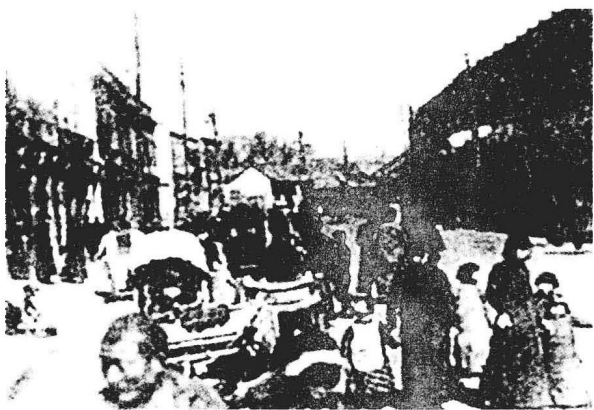
研究山东现代教育史的学者来说当然会有些用处,即使对研究社会史的人也会有些参考价值。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写这样的文章呢?

原因就在眼前。我今年已经是九十晋一。查遍了季氏家谱,恐怕也难找出几个年龄这样老的人。可是我自己却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我还正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哩。从健康情况来看,尽管身体上有这样那样的



济南佛山街,季羨林曾在此居住



季羨林童年时济南街景

病——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一点病都没有,反而反常——,但没有致命的玩意儿。耳虽半聪,目虽半明;但脑袋还是“难得糊涂”的,距老年痴呆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自己就有点忘乎所以了。总认为,自己还有很多题目要做,比如佛教史上的大乘起源问题,稍有

点佛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研究佛教史的学者无虑数百人,却没有哪一个人对大乘起源问题能讲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多数是隔靴搔痒,少数甚至不着边际。我自己想弥补这个缺失有年矣,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最近我把资料拿出来看了看,立刻又放下,不由地叹上一口气,好像晚年的玄奘一样,觉得办不到了。再像七八年前那样每天跑上一趟大图书馆,腿脚已经不灵了;再看字极小的外文参考书,眼睛也不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废书兴叹,即使志在十万里,也只是一种幻想了。

可我又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不写点什么,不读点书,静夜自思,仿佛是犯了罪。现在,严肃的科研工作既然无力进行了,但是记忆还是有的,而且自信是准确而且清晰的。想来想去,何不把脑袋里的记忆移到纸上来,写一写我的小学和中学,弥补上我一生学习的经历呢?

这就是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原因。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小引。

2002年3月3日

回忆一师附小

学校全名应该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我于1917年阴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现划归临清市)到了济南,投靠叔父。大概就在这一年,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地点在曹家巷。第二年,就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门外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生”。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在十六年以后,在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至于教学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则一概记不起来了。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黯淡,学生人数不少。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在记忆里深挖,再深挖,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学校的整个建筑,一团模糊。教室的情况,如云似雾。教师的名字,一个也记不住。学习的情况,如海上三山,糊里糊涂。总之是一点具体的影像也没有。我只记得,李长之是我的同班。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最奇怪的是,我记得了



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为也极潇洒。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男女外表的美丑,他们是不关心的。可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卞蕴珩,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条神龙。

此外,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已“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用不着拐弯,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

然而,世事多变,风云突起。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我离开了一师附小,转了学。原来,当时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来响应,改文言为白话。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讲的是:在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而把骆驼留在帐外。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只让我把头放进帐篷行不行?”主人答应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主人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他大为惊诧,高声说:“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即转了学。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回忆新育小学

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 1920 年，我九岁。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骡”字，定为高小一班。我的亲戚不认识，便定为初小三班，少我一字，一字之差我比他高了一班。

我们的校舍

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离我们家不算远。校内院子极大，空地很多。一进门，就是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青草，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当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园中的花池，说不定曾经有过荷香四溢，绿叶擎天的盛况，而今则是荒草凄迷，碎石满池了。

校门东向。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靠南墙是一排平房。这里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后来是高中同学，北大毕业生宫兴廉的一家子，还有从曹州府来的三个姓李的同学，他们在家乡已经读过多年私塾，年龄比我们都大，国文水平比我们都高，他们大概是家乡的大地主子弟，在家乡读过书以后，为了顺应潮流，博取一个新功名，



新育小学旧址，又称济南三和街小学



新育小学现已改为山东省实验小学

便到济南来上小学。带着厨子和听差,住在校内。令我怀念难忘的是他们吃饭时那一蒸笼雪白的馒头。

进东门,向右拐,是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门,门上有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四个笔画繁多的字很好玩。进小门右侧是一个花园,有假山,用太湖石堆成,山半有亭,翼然挺立。假山前后,树木蓊郁。那里长着几棵树,能结出黄色的豆豆,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从规模来看,花园当年一定是繁荣过一阵的。是否有纳兰容若词中所写的“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那样的荣华,不得而知;但是,极

有气派,则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可惜当时的校长既非诗人,也非词人,对于这样一个旧花园熟视无睹,任它荒凉衰败,垃圾成堆了。

花园对面,小径的左侧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没有多少房子,高台阶上耸立着一所极高极大的屋子,里面隔成了许多间,校长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会计、总务之类的部门,分别占据。屋子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韦校长的炭画像,据说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画的,我觉得,并不很像。走下大屋的南台阶,距离不远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坛,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药什么的,一团锦绣。出一个篱笆门,是一大片空地,上面说的大圆池就在这里。

出高台阶的东门,就是“循规蹈矩”小径的尽头。向北走进一个门是一个极大的院子,东西横排着两列大教室,每一列三大间,供全校六个班教学之用。进门左手是一列走廊,上面有屋顶遮盖,下雨淋不着。走廊墙上是贴布告之类的东西的地方。走过两排大教室,再向北,是一个大操场,对一个小学来说,操场是够大的了。有双杠之类的设施,但是,不记得上过什么体育课。小学没有体育课是不可思议的。再向北,在西北角上,有几间房子,是教员住的。门前有一棵古槐,覆盖的面积极大,至今脑海里还留有一团蓊郁翠秀的影像。

校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教员和职员

按照班级的数目,全校教员应该不少于十几个的;但是,我能记住的只有几个。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从来就不关心他叫什么名字,小学生对老师的名字是不会认真去记的。他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当时的小学教员,大概都是教多门课程的,什么国文、数学(当时好像是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都一锅煮了。因为程度极浅,用不着有多么大的学问。一想到李老师,就想起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某一年的初春的一天,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李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顺便说一句,当时西红柿还没有传入济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于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师辅导我们的英文。认识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腰细。这个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记得课堂上的英文是怎样教的。但既然李老师辅导我们,则必然有这样一堂课无疑。好像还有一个英文补习班。这桩事下面再谈。



1997年10月10日,季羨林与官庄小学学生在一起